

如何以「一觉醒来成了个太子妃」为开头写一个故事？

华灯初上，团团簇簇，熙熙攘攘，花灯节的夜市极是热闹。

我在傅寒池给糖葫芦付账的时候，悄悄从对面摊位拿了一张鬼面獠牙的面具覆在脸上，接着站在他身后，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待他毫无防备的回头，忽然大叫着凑近，结结实实地将他吓得跳了起来。

恶作剧得逞，我摘下面具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「好啊，你这个小坏蛋。」他缓过神来，嗔怪地点一点我的鼻尖：「你怎么这么调皮！」

我嘻嘻笑的得意，却觉得鼻头痒痒的，一连打了好几个大大的喷嚏，伸手一摸，这才发现他偷偷蘸了香粉在指尖，故意抹在了我脸上。

我大呼上当，拿过一盒香粉就向他吹去，他急急要躲，却避闪不及，登时满头满脸都是白色的粉末，我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：「此等良辰美景，合该如此香风袭人！」

「还敢取笑我。」他说着摸了一把脸，便将沾满了香粉的手向我探来，我躲躲闪闪地与他闹成一团。

等停下来，我俩都已经是满头满脸的香粉，相视须臾，俱指着对方笑得直不起身来。

好不容易停下笑闹，将仪容整理干净，香粉糖葫芦是不能吃了，还得赔给人家的面具和香粉钱。

又说说笑笑地往街市里走，路过一个算命小摊之时，那算命先生便对我蛊惑着招呼道：「小姑娘要不要求个姻缘上上签？我熊瞎子算命准得很！」

我看着他炯炯有神的双目，发出了来自与灵魂的疑问：「你哪里瞎？」

他回答得异常笃定：「我心瞎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我信你个黄鼠狼！

但是大过节的，来都来了，都不容易，他也不是个孩子，既然大发慈悲地让邀请我，那我就诚心诚意地求一个吧。

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：「我才七岁，求姻缘能求得准吗？」

那算命先生一愣，刚疑惑着神色要说话，傅寒池已经将掏了银子拍在他的面前：「能，来吧。」

算命先生见了银子便不再多言，谄笑着将签筒递给了我，我摇了几番便掉出来一根竹签，他依此取卦签看了半晌，摸着胡子

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，真奇怪。」

我问道：「奇怪什么？」

他看了我一眼，道：「佛曰，不可说。」

你不可说个鸭子！

我大感受骗：「不可说你解什么签，退钱！」

「哎哎哎，别急啊。」他将卦签收了起来，又给了我一张解惑签：「这算是一个引子，能悟出什么，就看你的悟性了。」

我将信将疑的接过，只见上面写着：春雨绵绵，一木成林。

这实在是太简单了，不就是个「秦」字！

可秦是国姓，又是姻缘签，那岂不是我嫁我自己？

真是胡扯个长颈鹿，我信你个棕果蝠！

我把签纸卷巴卷巴又丢回给了他：「一点都不准！」

说完便拉着傅寒池离开，却并未注意到他已经变了的脸色。

又走了不远，我们在最中心的花灯集前停了下来，形形色色的花灯琳琅满目，几乎晃花了我的眼，我新奇地看了一圈，扯了扯傅寒池的衣角：「我们买一个吧。」

他垂眸看着我，纵容地弯一弯唇：「只要你喜欢，买几个都可以，。」

我指着悬挂在正中心的凤凰灯笼，兴奋道：「那我要最大的那个！」

花灯集主闻言便笑了起来：「那个是今年的彩头，只赠不卖，连续几年都没有人猜中，二位尽可一试。」

「你行吗？」我转头看向傅寒池，我作为远近驰名的文盲，那是远近驰名的不行，就连刚才那个解惑签的签谜都是听兄长说过才记得的。

「可以。」傅寒池笑着点一点头，花灯集主便指了指身后的两个比凤凰灯略小的麒麟花灯道，「这两个是第一层谜面，猜中会放出第二层谜面，第二层谜面解开了，才有机会获得凤凰灯。」

他说着将左边的花灯转过来，只见上书：香雨连，隐东烟；叶落黄，雁南迁。

花灯集主道：「请。」

傅寒池略略思忖：「是个秋天的'秋'字。」

花灯集主点了点头，又将右边花灯转了过来：头戴破草怪客，天山七剑俊杰。

我灵机一动，立刻道：「这个我知道，是个'花'字。」

花灯集主立刻笑了：「知道没有用，需要自己编一个新的谜面对上此谜面才算得数，很遗憾，你们没有机会了。」

啊这.....这规则复杂的像条狗！

简直是做砖的坯子、插刀的鞘子，框框又套套子！

「你也妹提前说啊！」我据理力争。

花灯集主一怔：「倒也是呢。」

「所以.....」我心头一喜，却话说到一半儿就花灯集主身后的壮汉抢了白，「所以灯节是我们主办的，自然由我们说了算，快走快走，后面的人还在等着！」

他一边说一边不耐烦地挥手赶我们。

达咩！不给我花灯已经很让我不高兴了，竟然还比我更横行霸道，这不能忍。

不过我这人一向比较善良，动手之前都会非常诚恳地奉劝：

「你快闭嘴吧，我脾气不好，惹我生气，我会叫人揍你的。」

他立刻怒了，张嘴便要大骂，但却身子一抖，只发出了「唔」的一声就再也说不出话来，瞪大了双眼急急喘息着，喉口的嘶嘶声如破了的鼓风箱，难听的很。

傅寒池淡漠地看着他，语色隐隐带着冷意：「既然兄台犯了口疾，还是少说话，当心闪了舌头。」

「#¥&%.....」壮汉青筋都起了依旧发不出声响，愤然拿过一旁纸笔写了字，恨恨举起来：你算什么东西！竟敢指示你大爷！

给我们看完，他又开始继续奋笔疾书。

嚯，这吵架的方式还挺振聋发聩。

我低头一瞅，这字写的真是鬼斧神工。

我文盲程度跟你一比真是沧海一粟。

诶？我竟然连用了三个成语，记下来记下来，兄长知道了又要奖励我了！

傅寒池也淡淡扫了他一眼，不疾不徐道：「在下傅寒池。」

话音未落，壮汉手一抖就停了笔，周围的人也突然开始连连惊叹，一时「神仙医师」、「活菩萨」、「天下第一美男子」之声不绝于耳，我讶异地听着，这受欢迎程度堪比我兄长。

怎么，我兄长不是你们最爱的白月光了吗？

那我还咋打着他的旗号横行霸道？

正走着神，壮汉已经又将他的吵架小本本举了起来，定睛一瞧，是篇洋洋洒洒几百字的检讨书，惊得我当场就想留下他的名帖以后给我替写，毕竟我每次写检讨书的速度总是赶不上兄长发现我惹祸的速度。

傅寒池拿过毛笔给他圈出了一连串的错别字，接着才道：「兄台半个时辰不出声，自会恢复如常。」

壮汉连忙拱了拱手，逃也似的溜了。

我忍不住敬仰涛涛地看着傅寒池，这就是文化人的杀人不见血吗？

然后更有文化的就来了，他朝我温然一笑，轻轻地说了三个字，花灯集主就立刻拍一拍手，吩咐人将悬在凤凰灯前头的谜面放了下来。

我不解道：「为什么萤火虫能对上「花」字的谜面？」

他轻道：「腐草为萤。」

我这才反应过来：「腐草化为萤火虫，一草一化，可不就是个花字！」

话音未落，新的谜面已经展示了出来：一人腰上挂把弓，无言。

花灯集主摸了摸白花花的胡子，提醒道：「这道谜题可没有那么简单，谜底是一个字，你们只有一次机会，谨慎使用。」

我探寻地看了看傅寒池，有一说一，我匮乏的文字库只能猜出来一人腰上挂把弓该是个「夷」字，可加上后面的「无言」却是多余，并不成字。

傅寒池默默思忖半晌，眸光扫过四周，果断拿起挂在边缘角落的弓箭，长臂一拉便将弓弦崩满，随着铮的一声，以内力化之的无形箭便朝着凤凰灯射了过去，接着他纵起一跃，飞身而上，便如落雁飘羽于空中接住摇摇下落的花灯，论雅致是竹露清风，看风姿是翩若惊鸿。

待他稳稳地落地，花灯集主笑眯眯道：「公子何出此举？」

傅寒池胸有成竹：「秋花为谢，无言为射，自该以弓击之。」

「公子确实好文采。」花灯集主吩咐人端上纸笔，「请公子在灯上题字。」

傅寒池微笑着看向我：「你想要题什么字？」

我道：「既然是你送我的，自然是你来决定。」

他轻点一点头：「好。」

我随着他的动作低头地看着花灯，他才落了笔，我却突然被人从背后狠狠拽了一把，我一时不防，踉跄着后退了几步，接着就有好大一群穿着戏服的人层层涌来，硬生生将我和傅寒池隔开，我只来得及看见他蓦然回过头急得变色的脸，就被裹挟在人群里跌跌撞撞地往前走，嘴里叫着的「傅哥哥」也被淹没在喧天的锣鼓声中。

一直走了好半天，眼瞧着是快到了护城河边，周围的人才渐渐散去，而我子身一人站在那里，望着漆黑得几欲噬人的河面，只觉一阵空茫。

就在这时，不知打哪儿冒出来一个人，他穿着一身漆黑的衣服，拽住我的手，不由分说地就往前走。

我挣了挣，他的力气太大，我压根儿摆脱不了，看着他的背影，这似曾相识的场景，让我的神思一阵恍惚，脑中突然浑噩起来，只剩了一个念头：「是兄长让你来找我的吗？」

他脚步一顿，立即回道：「是，他在等你，让我带你过去。」

我听完便放下心来，兄长终于回来了。

可是不久我便发觉这并不是回摄政王府的路，脑中暗自思忖几番，又随着他走了几步，我突然停住脚步蹲在了地上：「我.....我不行了。」

他被我拖的不得不停下来，语气十分不耐：「你怎么回事？」

我可怜兮兮地望着他：「我肚子疼，走不了了。」

他焦灼地往后看了一眼，皱着眉低下身查看，我瞅准机会，猛地将袖子里的香粉撒向他的眼睛，他毫无防备地迷了眼，抬手用力抹了一把脸，便大叫着朝转身逃跑的我扑来。

我狠狠摔倒在地，瞬间觉得全身都疼的散了架，他还不依不饶地伸手掐着我的脖子，我拼命地胡乱挣扎却难以撼动分毫，慌乱中手边摸到了一块砖头，想都没想地便向他砸去，他被砸中脑门，闷哼一声，身形晃了晃，身子一歪就栽在了我的旁边。

我已经毫无力气，大口喘息中，亲眼看着他的血汩汩流出，黏稠的浸透了我的衣衫，染红了我的双手。

脑中有无数的片段闪过，我突然想了起来，这样多的血，我曾见过的。

七岁那年的花灯节，我没有等到兄长回来。

但在花灯节的前一天，奶娘在城外破庙找到了我，她叮嘱我一定要去花灯节，一定要在渡口等她。

我听话地去了，可我没有等来她，我等来了一个粗犷的男人，他野蛮地擒着我的双手拽着拖着上船，嘴里骂骂咧咧地说已经买了我给他的儿子当童养媳。

我好不容易才成功脱逃，正惶惶之际遇见了奶娘，以为遇见了救星，可奶娘却又将我送到了那粗犷男人面前，面色急惶地催着他快点带我走。

最后，是兄长及时赶来救下了我，而我不敢置信地问奶娘为什么要卖了我的时候，她却说她是在救我，说我留在王府早晚也是个死，不如将我送到乡下，卖身钱还可以给她滥赌的儿子还债。

她在王府七年，从我出生开始就照顾我，现在却要卖了我。

我痛心难当，不依不饶地拉扯着她问为什么？

我明明，明明一直将她当亲娘一样。

在争执中，她后退着要逃，却一脚踩空掉进了河中，我连拉住她的机会都没有，最后下人将她救上来的时候，她只有一息尚存，却还挣扎着爬到我的脚边，卑微的哀求我救救她的儿子。

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她头上被磕破的伤口流了满脸的血，簌簌下落，瞬间便浸透了我的整个鞋面，将白色的鞋子染成了妖冶的猩红。

那是我第一次杀人，让我终于明白了死亡的含义。

我深深陷进回忆之中，并未察觉身后陡然砍来的冷刀，正命悬一刻之际，只觉面上清风拂过，就有人长臂伸来，将我拦腰一揽，旋身回转躲开袭来的寒刀，接着那杀手又被当胸一脚狠狠踹在心口，骤然飞了出去，倒地不起。

而我看着手上沾满的鲜血，看着地上似乎永远流不尽的血泊，只觉漫天漫地的波涛血浪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在一瞬间将我吞噬淹没。

我又坠入了梦魇里，周遭还是一贯的天地素裹，无尽的大雪，还有七岁的我，以及拿着刀的我爹。

我爹自小对我算不上多好，但也没有多不好，就只是无视我罢了，可就在七岁那年母亲的忌日，他喝了很多的酒，酩酊大醉地挥着刀要杀了我，从那以后，年年复年年，母亲的忌日都是他杀意最盛的时候，以致七岁那年的寒夜，成了我挥之不去的梦魇，永远的牢笼。

我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梦里看着他将刀刺进我的胸膛，无法挣扎，无法逃脱，眼睁睁地看着我的血慢慢流干流尽，只余一地血红，却丝毫动弹不得。

我曾问过兄长，为什么奶娘可以为了自己的孩子倾尽一切，可以为他去死，而父亲却要我死？

兄长无言，最终只是长叹一声，将我搂进怀里：「父亲.....大概是太思念娘亲了。」

一个念头还未转完，就见眼前的雪幕骤然被撕开了一个口子，奶娘血红的眼睛瞪着我，满口鲜红地怨毒：「还我命来！」

我猛地从梦中翻然而醒，大口喘息着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冷汗自额头涔涔而下，像密密麻麻的小虫急急爬过，所过之处，俱是惊寒，让我忍不住尖声大叫：「不要！不要杀我！」

傅寒池一直在床边守着，急忙抱住我安抚：「我在这，没事了没事了。」

我冷汗和眼泪混在一起簌簌下落，满目惊恐地看着他：「血！好多的血！我的手上都是血！到处都是血！」

「没有血。」他握住我的腕子，将我的手举到面前，「你看，什么都没有。」

我怔愣着将目光落在自己的掌心，干干净净，白白嫩嫩，确实什么都没有，这才恍惚着喃喃道：「没有.....」

他立刻点头，握着我的手传来熨帖的暖意：「对，只是噩梦而已。」

「只是.....噩梦吗？」我将手掌翻来覆去看了几遍，有些茫然。

「是，都是假的。」他眼神坚定地望着我，「你逛累了睡着之后，我将你背了回来，你没有杀人，手上也没有血。」

他的目光澄净透彻，自有一股安抚人心的力量，我慢慢冷静下来，终于相信那只是一场噩梦罢了。静默半晌，我突然想起来：「我的花灯呢？」

他温和笑笑：「知道你醒了要找，特意放在床头。」

我立刻看他的题字：霜落荆门江树空，布帆无恙挂秋风。

虽然我是个文盲，可我看得出来，他是祝我好人一生平安。

但是不好意思，我只想好人一生有钱。

我脑筋转了转，笑咪咪道：「既然你的字写得这么好，不如帮我一个不太成熟的小忙吧？」

他不假思索地答应：「你要什么都可以。」

「也不难，就是.....」我笑得愈加人畜无害，「替我抄一抄《论语》。」

他不明所以，却还是起身坐到桌案前，一边默写一边问道：「怎么突然想起来抄它？」

我微微有些窘：「兄长临行前给我布置了功课，现在他都快回来了，我，我还没.....」

我露出不大好意思的笑容，没继续说下去，但他已然明白了我的意思，并未多言，只纵宠地弯了弯唇：「只抄《论语》就可以？」

见他不像别人一样慑于兄长的威势而推诿或是顺势教育我一番，我瞬间觉得他的形象更高大英俊了些，连忙点一点头，见好就收是不可能收的，不仅不收还要顺杆往上爬：「抄三遍。」

他轻挑了挑眉，唇角的笑色加深：「还差几遍？」

我弱弱地比出了三个手指头：「三遍。」

差一个字罚一两银子，我为我的拖延症道歉。

但有一说一，我所有的功课里，书法是最不好的，不过老天也很公平，我虽然书法不行，但是五经六艺也都一样糟糕，差劲得很均衡。

他莞尔一笑：「都我抄了你做什么？」

我心很虚但气仍然壮：「我当然是给你端茶倒水，捏肩捶背，只要不写字干啥都行。」

主要怕我写得越多，兄长罚的钱越多，罚钱已经很不能接受了，我那迎风摇摆、大鹅乱踩的字再把他气出个好歹，就更不好了。

说着我看了看傅寒池的字迹，说道：「你的字太行云流水，不符合我狂躁奔放的风格，兄长一瞧就知道不是我写的，应该这

样.....」

我将毛笔拿了过来给他做示范，却发现我落笔竟也写得一手好字，仔细一看，不能跟兄长的笔迹非常相似，而是一模一样。

啊这.....这是我不重新投胎就能写出来的字吗？

难道.....难道我以前的笔迹活像狗啃的一样是故意为之，是隐藏实力，是避免引起我爹注意？

所以我写字难看，我装的，诶~我就是不好好写，就是玩儿！

感觉我仿佛有那个大病！

题字的诗里面的「恙」字，上边的「羊」是「祥」的右边，寓意心上有祥，隐晦的表白。

第十二章：糖三角

早上醒来一睁眼，我就被床边趴着的人吓了一跳，抬腿就踹了过去：「大胆狂徒，竟敢擅闯摄政王府！」

那狂徒是真狂，睡梦中都能一闪身躲过我佛山全是影的脚，要多吊有多吊。

而我看清他的容貌时，瞬间觉得他更吊了，还伴随着强烈的心虚以及脱口而出的结巴：「傅傅傅哥哥，刚刚刚刚才有个狂徒踹了你就跑，我拦都拦不住！」



他目色微厉，身形一晃就出了门，快得都有了虚影，这我是真的拦都拦不住。

接着院外就传来杯盏摔碎的声音，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，原来我是带预言家？

刚走出去，就听到了傅寒池压低了声线问道：「我说过没有命令不得上岛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」

站在他对面的女子大约十六七岁，低着头小声道：「我听说少主病了，想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忙的。」

「你.....」傅寒池才开口，那女子已经瞟到了我，立刻眼睛一亮，冲我笑得天真无邪：「少主醒啦？我是赵错错，一错再错的错。」

你的父母是真的很有想法。

未待我说话，傅寒池已经转身快步走到我的面前将衣服披在了我的身上，仔细整理好：「外面风大，先回屋里吧。」

得，这是不希望我在场，我懂。

我立刻点了点头就要往回走，却见傅寒池屏了屏息，再开口便带了几分空灵：「福伯，送赵姑娘离岛。」

我惊讶地瞪圆了眼睛，难道.....这就是传说中的千里传音？牛啤plus！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本郡主不知道的？

不消片刻福伯就气喘着现了身，累得额头上密密麻麻的一层汗争先恐后地往外冒，急急应是。

赵错错咬了咬唇，神色戚戚地瞧了傅寒池一眼，又哀哀地垂了眼，满眼的泪珠在眼眶里转啊转，那叫一个泫然欲泣，楚楚可怜。

哇，好功夫，梨花带雨，叹为观止！

我们都不要说话，就让她一个人尴尬。

缄静片瞬，还是福伯心地好，开口打破了沉默：「赵姑娘请吧。」

赵错错没有动，只望向傅寒池，眼中漫上了三分柔弱三分脆弱和四分的吹弹可破。

傅寒池却如老僧入定，古井无波，柳下惠都没他下惠地领着我往屋里走，还不忘吩咐福伯备膳。

进了屋，我忍不住奇怪道：「都一年了，我怎么还在你这里养病？」

他诧异的表情一闪而过，仿佛只是我没看清的错觉，轻声问道：「你今年.....该是八岁了吧？」

我点一点头，兴高采烈道：「过几天就是我八岁的生辰了，兄长一定会在那之前回来，我得去兴雅阁等他，那里离城门口最近。」

他哑然无言，默了默，才轻道：「我陪你去。」

我自然乐意，待吃过早饭，我又吩咐人拿上笔墨纸砚去了兴雅阁，一边等着兄长一边临摹着字帖，傅寒池见我练字练久了手腕都已经开始发抖，便主动道：「让我帮你吧？」

「不行。」我态度坚决地摇头，「兄长说了，我已经不是个七岁的小孩了，我可以写字像狗爬，但不能像狗刨，我且有得练呢！」

然而字帖练了大半日，我也顺着窗口盯着城门大半日，却一直也不见有动静，我实在有些坐不住，把毛笔放下，叮嘱傅寒池帮我看着，就去楼下街市逛了一圈，不料正拿着桂花糕往回走，就突然自后被人一把攥住了手臂。

转过头去一看，竟是个极俊挺的男子，剑眉凤目，棱角分明，只是气迫甚为威慑，乌沉眼眸如寒星般闪着冷郁的光，令人畏惧。

这场景怎么扑朔迷离地熟悉，我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，怂巴巴地将手里的桂花糕递了过去：「要.....要吃吗？」

他面色沉寒，冷峻如冰，看起来是不要。

不仅不要，还狠狠咬牙道：「跟我回去。」

哦哟敢凶我？看来是我尊贵的朔宁郡主给你的自由过了火。

我立刻支楞了起来：「撒开我！」

他不撒，还抓得更紧了。

真是老寿星上吊，嫌自己活得命长。

我愤然开口：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知道我兄长是谁吗？你信不信他一拳能打得你原地转二十五圈！」

他听完竟然比我还生气，眼中的怒火也更盛了，看来他不信，我瞅了瞅他砂锅大的拳头，突然就觉得在兄长打他之前，他肯定能先打得我原地转二百五十圈。

好吧，我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：「我、我都听你的，你轻一点行吗？我、我的手好疼啊……」

他半分未松，只狠狠咬牙道：「回去。」

「好，我跟你回去。」我露出乖顺无害的笑容，待他目中烈火稍熄了熄，转身拉着我欲走的时候，突然大声道：「什么红馆？为什么要去红馆？」

他回头皱着眉望向我，一副看我又想要什么花样的了然神色。

既然被你看穿了，那我就更好意思了，眼见周围已渐渐涌上人来，我继续嚷嚷：「我兄长是去参军，你为什么说要去妓馆才找他？他可是十里八乡最正直不过的人，你不要凭空污人清白！」

四周立刻响起了窃窃私语声，还有人仗义站上前来：「姑娘，你别听他胡说，这人定是个拐子，你跟他走，还不知道被卖到哪里去！」

马上又有人搭言：「人家兄保家卫国，你却打军属的主意，实在令人不齿！」

「就是！姑娘你可千万别跟他走，放心，我们都会保护你的！」

「对，你不要怕！」

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，那男子脸色也越来越铁青，目光凌厉地瞪我：「秦、阿、祥！」

诶嘿，错了吧！我不叫秦阿祥，我叫秦不祥，不祥之兆的不祥，看你一脸聪明相，拐个人却连名字都记错，你是不是不敬业！

但他的气势太强，我不自觉地退了退，很奇怪，虽然根本不认识，但我却对他有种诡异的似曾相识感，像极了每次做完坏事被兄长抓住的心虚窘迫。

眼瞧着是挣脱不开，我极为乖巧地朝他笑了笑，扭头就冲着兴雅阁用尽全力大喊：「救命啊！傅哥哥！」

不过转瞬，兴雅阁的二楼唰地飞出来一把折扇，如同带着寒气的冷镖径自攻向那清贵男子，他一闪身躲过，指节瞬时便松了几分，我趁机抽回了手就往回跑，告辞，下辈子见！

下一瞬，浅淡的鹅梨香翩翩拂来，我一头撞进了傅寒池怀里，他长臂一揽便将我护在了身后，面色清冷地迎向那夹带厉色的目光，眸色灼灼，眼底却似淬了冰的寒霜。

清贵男子目色微敛，缓缓走上前来，在他面前站定，却视他若无物，只管将墨若沉潭的眼眸向我投来：「阿祥，跟我回家。」

傅寒池将我遮挡得更加严实：「她不会和你走。」

清贵男子的眸光暗了暗，语含轻蔑：「由不得你。」

「尽可一试。」傅寒池微微勾唇，风度翩翩，笑意却未达眼底半分。

「真是自寻死路。」清贵男子挑一挑眉，眼底骤然浮现了危险的气息，场面一时仿若暴风雨前的宁静，我在一旁默默看着二人，莫名觉得这情景好像不是清贵男子找我麻烦，而是他与傅寒池素有恩怨？那.....能不能不波及无辜的我？

忍不住试探着开口：「你们.....认识？」

「不认识！」二人异口同声撇开脸去。

不认识个大白鹅！

我一个念头还没转完，清贵男子已动身朝我抢来，傅寒池揽住我迅疾转避，躲了开去，清贵男子自然不肯罢休，紧追而上，拳拳似铁袭来，傅寒池出掌相裹，犀利还击，煞如骤风，两人一连过了几十招，缠斗不下。

而我被裹挟在二人中间抓来抢去，转得头都晕了，傅寒池因一直护着我，只以单手对垒，没多久就渐渐落了下风，被清贵男子一拳打退几步后，他低头急急冲我嘱咐道：「藏起来。」

我连忙点头，瞅准机会躲到一边，趁众人都被打斗吸引了注意力，便一溜烟钻进了一个馒头摊儿的架子底下。

其实我倒不担心傅寒池，毕竟他是武林有名号的人物，一般人不是对手，我就是觉得如果他们打架斗殴的范围扩大，把馒头摊都掀了就实在是很浪费，毕竟齐州今年大旱，颗粒无收，百姓连饭都吃不上……

等等，齐州是哪？

等等，我什么时候开始关心百姓了？

再等等，我为什么会知道这种朝堂政务？

这是不给我钱我还会操心的事儿吗？

那怎么可能！财迷人，财迷魂，财迷赚钱永远滴神！

我一时琢磨不出来，索性不想了，吃个馒头冷静一下，我摸索着伸了手，将铜板放在架子面上，又悄咪咪地捏了一个馒头下来，等拿到眼前，才发现不是馒头，而是糖三角。

这个我知道，好吃得很！

我用指尖莹润滚圆的糖包两边，轻轻一掰，便有晶稠剔透的红糖汁子从绵软的糖肚里淌了出来，吃进口中，甘美甜蜜。

我爹曾提过，这是我娘嫁给他之后最爱的吃食，所以每年我娘祭日，都会准备一些当供品。

但他不知道，糖三角本是疆夷的特产，傅丞相是疆夷的长老，所以我娘在吃它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吃，而是在思念，思念当年那个爱吃糖三角，笑起来有两个小梨涡，和她对视会羞涩地垂下眼，耳朵都红透了的少年状元郎。

所以说，人家傅丞相是英俊多才的翩翩公子，我爹是翩翩公子就占了个公字。

正吃得开心，便听周围看热闹的议论声大了起来，语气也更加热烈，众人推搡中撞到了罩着我的架子，一下就将我给顶了出去。

我：「……」城门失火，不要殃及我！

我赶紧把被撞掉的糖三角捡了起来吹了吹，俗话说三息之内还能吃，浪费生命可以，浪费粮食可耻！

正腹诽着，竟然还有那好事的汉子一把将我拽起来：「你还不快管管！」

但我还是比较有自知之明的：「高手对决，我不添乱就不错了，我还管？我怎么管？」

我们做职业废物的，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没事儿不要惹事儿，有事儿不要掺和事儿，江湖险恶，遇事儿先撤，这才是益寿延年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。

那汉子却一副过来人的模样：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他俩既然为你打起来，自然只有你能劝得住。」

哇塞，听起来好有道理的样子！

但是我不听。

就清贵男子那地狱修罗的气势，鬼殿阎罗的气魄，哪是在意我，分明是想灭了我，现在四大护卫没跟着，兄长也不在我身边，我为什么要置之死地而后死？

那汉子还要再说，我已经被旁边拉扯的两人吸引了注意力，那二人俱是一身黑衣，姿仪挺拔，眉目敏锐，一看就是练家子。

我仔细瞧了瞧，他们的衣服用的是大内独有的锦缎银暗纹料子做的，心下便有了几分猜测，大内侍卫……我爹的人。

那应该不会伤我。

啊不对，就是我爹的人才更想杀我。

果然我爹想弄死我的心坚决如铁，让人有种达到了目的还要鞭尸、暴晒、挂城门的错觉。

而黑衣人那边，稍微矮些的早已按耐不住，一心想上前助力，高一些的却抬手将他拦住：「追影，不要多事，傅寒池受了内伤，撑不了多久。」

内伤？我立刻转头看向傅寒池，脑中突地闪现了一个浸透鲜血的白衣身影，心陡然就沉了下去，来不及思考就一把抓住那高个子急声问道：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内伤？」

他还没来得及回答，突然有人照着我的后背一推，我就猛地朝前就扑了出去，踉踉跄跄地奔到了正激烈打斗的二人中间。

此时正是傅寒池不敌，清贵男子挥拳击袭之时，他俩骤然见我，皆是大惊，然而事发突然，清贵男子的拳头已至身前，他完全来不及撤力，正正好打在我的胸口，我喉头一甜就吐了一大口血。

「姐姐！」傅寒池大惊失色。

「阿祥！」清贵男子目眦欲裂。

我捂着心口倒进傅寒池怀里，他一手环抱着我一手惶急地为我把脉，而清贵男子不敢相信地看了自己手掌一眼，也急急低身查看我的伤势。

我一把拽住清贵男子的衣袖，满面艰涩地开口：「我怕是.....不行了，你.....你答应我，不要再为难傅哥哥了.....好不好？」

他满目愧悔，闻言就要点头，却突地目光一闪，忽地咬牙切齿地叫我：「秦、阿、祥，你又骗我！」

完了，我暗地里扯傅寒池的袖子被他看见了。

就差那么一丁点儿！

我相当遗憾地垂眸，战术性乖巧低头，阿祥的嘴，骗人的鬼，这人比鬼还精，骗不动骗不动。

「你……！」他手掌握着我的下巴迫我抬头，气恨恨将我嘴角的血迹抹去打量了一眼：「这是什么？」

「红、红糖。」

「哪来的？」

「糖三角里的。」我乖得像是被拔了毛的鹌鹑。

他一副不知该怎么骂我好的样子，哽了半晌，既不想显得自己无知，又实在疑惑，不耐地问：「糖三角是什么？」

「点心。」我讨好地把手里剩的小半块递向他，「尝、尝尝？」

他嫌弃地就着我的手咬了一口，立刻皱起眉头：「太甜了！」

傅寒池面色一冷，低头将我手中剩余的点心叼进了口中，温柔地笑：「就喜欢甜的。」

我忍不住小声嘟囔：「可不，糖三角不甜叫什么糖三角。」

「你！」清贵男子横眉怒目，一把扯着我的胳膊把我拉起来：「你放肆！」

我乖乖立正站好：「我错了，我改。」

「你会改才怪！」他恼怒地瞪着我，一副快被我气出心疾却又无可奈何的模样。

瞅瞅，这就是你玩儿不起了不是！

我心里暗暗腹诽，有点摸不准他的脾气，只好垂着头装作认错的狗勾，转着脑筋想对策。

他又开口，语气依旧不大好，却蕴含了十成十的关切，甚至还有几分扑朔迷离的温柔：「真的没伤到？」

「没有。」我嗫嚅着开口，他收力很快，傅寒池也及时将我往后拉退，其实就没怎么碰到

他目色沉沉地凝视我半晌，终只是无奈地深深叹气：「.....以后不准这样吓我！」

我见他一副后怕的模样，好似真的关心我，心里不知怎么忽地有些发紧，难得地生出了几分良知，但是良知这种东西吧，就像鸡肋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就弃了吧。

于是我果断利用了他的愧疚：「那我不吓你，你能放我和傅哥哥走吗？」

「傅哥哥？」他一字一顿地重复，忽然拧紧了眉，声音也提高了，一把抓住我的手：「你叫他傅哥哥，叫我什么？」

我.....我都不认识你我还叫你什么，我叫你放开我你愿意吗？你不愿意，你只关心你自己。

我见他凶凶的，不自觉地就往傅寒池身后退了退：「要不.....我们先从自我介绍开始？兄、兄台贵姓？」

他怔了怔：「你又在玩儿什么花样？」

包大人，我冤枉！

我又往后缩了缩，说了我这辈子最童叟无欺的一句话：「我.....我真的不认识你。」

他倏地睁大了眼，神色亦是大痛，瞬间就失了冷静自持的模样：「你！就因为.....就因为我.....」

他似乎难以启齿到了极点，只一双眼怫然地望着我，嗓音哑涩而断续：「只因.....只因.....你便要狠心抹杀所有过往吗？」

包大人，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！

但是他伤心欲绝的目光却让我油然而生出几分不忍，嚅喏着想要开口，却无论如何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
「好，好！」他眼眶倏地红了，眼底隐约似有涟涟泪光，既是恨极怨极又是爱极地咬牙：「那也休想让我放你走！」

包大人，救救我！他仿佛有那个大病！

他说着便要拉着我离开，我被扯着往前迈了步，手臂又被傅寒池拽住，他紧了紧握着我的指节，语气冰寒：「我说了，有我在，你带不走她。」

清贵男子已全无耐心，冷声喝道：「追影、逐月！」

话音未落，便见那一直在旁观战的两个黑衣人立刻围住了傅寒池。

我心里一紧，下意识就要去帮他，却突地被清贵男子拦腰扛起来，他踏步流星地往前走，大气都不带喘的。

我挣扎半晌，毫无用处，他的臂膀像是粗大的铁链一样，牢牢的将我禁锢在肩上。

我惶急地朝着傅寒池看过去，只见他被二人围攻，渐处劣势，又加上内伤发作，虽极力隐忍，却仍「唔」地一声，唇角便溢出鲜红的血来。

我登时急了，而清贵男子却仍旧紧箍着我不放，情急之下，我冲着他的颈侧便狠狠地咬了下去，他闷哼一声，生生隐忍下来，只扬了扬头将颈脉暴露的更加彻底：「朝这咬！来！你朝这咬！」

这人真有什么大病！

我吓得松了口，他脚下却仿若生了风，大步流星地继续往前走。

我心里火烧火燎，一边拼命挣扎一边朝傅寒池望去，他本就受着内伤，又在追影逐月的围攻之下，明显气力不支，一次又一次地被打退，却一次又一次地拼了命地上前，直被逼到了几无还手之力，仍是咬着牙不肯认输。

幸好就在此时，福伯一闪身挡在他的面前，硬生生挨下逐月的流云掌，两拨人立时形成了对峙之势。

福伯一边防着追影逐月的再次攻击，一边低声劝着还要上前的傅寒池。

傅寒池没听完就断声拒绝：「不行！我答应过她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丢下她。」

福伯苦口婆心：「公子要以大局为重……」

「我说了不行！」傅寒池一贯清越的嗓音陡然凛肃起来，眉头更是紧紧锁起，「若我任由她被陌生男人抢走，她定会觉得自己被抛弃了，永远都不会原谅我。」

我闻言心头一颤，眼眶便有微暖的感动温然漫上，当初他只是随口应声，我们不过几面之缘，他竟真的把答应我的话当做了正经承诺去遵守，真是……傻子啊！

而福伯朝着我这个方向看了一眼，劝辩道：「可那人不是陌……」

「对现在的她来说就是！」傅寒池矢口将他的话截断，露出不再相议的决绝神色，接着就强行运气，却反伤了筋脉，又从口中涌出更多的血来。

见他这样，我心里难得厉害，喉咙更是苦涩得说不出话来，清贵男子脚步突然一顿，将我放了下来，面若沉潭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缝隙，甚至浮现几丝无措，怔怔道：「你哭了……」

他伸手欲为我拭泪，我下意识地躲开，他的手一顿，僵在半空中，不再向前，却也固执地不肯放下。

我略略窘迫地摸了摸脸，指尖一片濡湿，心思回转几番，我觉得看他这反应，我似乎可以稍加利用一下，于是我立刻加深了脸上泫然欲泣的神情：「你让我跟他说句话我就不哭了。」

他却重复道：「你为了他哭了.....」

我点一点头：「是啊，你看我多可怜。」

他似乎还陷在某种情绪里：「你为他屡次破例，为他牵心动肠，还为了他哭.....」

他默了默，目光直直地望过来：「.....那我呢？」

「你.....你是好男人从不让我这样可爱的女人流一滴滴眼泪。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唱出来的，但我能看到我八岁的小脑袋瓜闪烁着从未有过的智慧之光，果然我是爹地！

他闻言露出了一副如雷贯耳的表情，我立刻趁胜追击，劝道：「你只是要带我回去，并不想多生枝节，若他一直纠缠不放，对你也是个麻烦，就让我.....」

「死了便不是麻烦了。」他目色便沉了沉，眸底杀意肆虐。

这位同学你可真不好相处！

我觉得他还真会说到做到，便赶紧道：「很简单就能解决的事情，何必闹出人命，跟他说完话我就乖乖地跟你回去，我以我

的人格向你保证。」

但是对不起，我没有人格，有机会我该跑还是要跑的。

他静静地凝着我，不言不语，我亦看着他，能从他乌澈湛湛的瞳眸里看见自己梨花带雨的脸，别说，我哭起来真好看。

想必他也是真么觉得，缄默半晌，突然不忍地别过眼去：
「去。」

我立刻给他比了个大拇指：「真汉子！」

他却陡然晦暗了双眼，默了默，无奈的低喃黯然地散在风里：
「.....我还不是都听你的。」

我理解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：「噫，咱们男人不都是这样！」

说完也不等他回答，我拔腿就奔向了傅寒池。

然而时间紧迫，傅寒池却犯了倔，他素来重诺，无论我如何劝慰他都不肯松口，只想带我走，我的态度也很坚决，不能让他卷入京都的纷争里来，因为我虽然很坑，但我不坑朋友，以前我没朋友，但现在我想做个好人。

再说打又打不过，逃又逃不脱，我最近也没惹祸，我爹还没到日子把我刹，总体来说是能达到九死一生不会不明下落。

终于在我费尽唇舌后，傅寒池似乎有了一丝丝松动，可那清贵男子却是个没耐心的，直接过来语色不善地打断：「说够了，回家。」

傅寒池目色一沉便要抢身而上，却被我突然锐利的眼神生生止住了动作，我转身跟着清贵男子离开，走了几步还是忍不住回过头去，只见他神情颓败地望着我，身影茕茕，摇摇欲坠，恍似被遗弃在大雨中的孤犬。

我心中不忍，磨磨蹭蹭地踩上马车前的脚踏，突然想起来我的字帖还在兴雅阁，刚要以此为借口回去拿，清贵男子却似乎早就预料到了，展臂一捞就将我卷进了马车，入里又顺势往软垫上大力一推。

我急急起身，才下意识叫了一声「傅哥哥.....」，就听砰的一声，清贵男子一把扫落了满桌的茶盏纸墨：「你心里就只有你的傅哥哥了是不是？你心里还有我吗？你看见我了吗？」

这话着实震惊我全族，而我全族就我没种且怂，脑子里在没字帖罚钱还是挨他一拳之中纠结了片瞬，立刻弱弱道：「.....看见了。」

他却恍似没听见，继续追问：「是我做的不好吗？是我满足不了你吗？」

嗯？？？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你不对劲！

「呃.....满、满足、满足得.....」对不起我才八岁，保护幼童，就你有责，请不要教我这些我不该知道的东西。

他却冷哼一声，双臂牢牢将我困在了身前，凝沉肃凛的眼眸紧盯着我，似隐忍了很久一般：「我和傅长卿谁重要？」

「啊？」

「我和傅丞相你更在意哪个？」

「啥？」

「我和傅寒池同时掉水里，你先救谁？」

「……」姓傅的杀你全家了？

未待我回答，他更欺近几分，指节捏住我的脸庞：「这些天，你可曾想过我？」

我都不认识你，我还想你？究竟咱俩谁的智商出了问题？要不是我现在失去了狐假虎威的 buff，你现在是跪着跟我说话，腿打断！

他不再多说，只用一双乌湛湛的眼眸凝着我，幽深地仿似千年的沉潭，裹挟着风雨欲来的薄寒，我直觉应该给他一个肯定回答，但一迟疑，他的神色就更冷了几分：「你没有想过我，对不对？」

对是对，但很显然这不是你要的答案。

他阴翳地轻笑一声，目色寒凝地望着我，指尖轻抚上我的鬓发，好似含着一口血腥道：「在我担心你的时候，在我夜不能寐的时候，在我找你找得要疯了的时候，你在和他良辰美景，风花雪月，一丝一毫都没有想过我，是不是？」

我惊恐地摇了摇头，心里觉得要么是这个世界疯了，要么就是我疯了。

不过看表现，应该就是他疯了。

包大人，救救我！

但他怀里真的很暖，又抱着我不肯撒手，还一直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，不久我就有些昏昏欲睡。

仔细想来，最近似乎时常如此，总是困倦，一日里大半时辰都在梦中，每每醒来，脑中就是一片浑噩，甚至有时会分不清什么事情是真实发生过，什么又是睡着了梦到的。

恍惚中，似乎有人将我抱下了马车一路走进了内殿，我后背才挨上床铺，一个激灵就醒了过来，急急地从他怀中挣脱，连连退到了床角，怒斥道：「放肆！」

他忽然就笑了，唇角漫上讥讽的神色：「更放肆的，我又不是没做过。」

他说着松了松颈领，下袍一掀便坐在了床侧，幽幽地瞧我半晌，说道：「你叫他傅哥哥，喊我一声琰哥哥，不过分吧？」

我叫你大爷！

他话音刚落，宫人就端了碗盏过来：「陛下，更深露重，喝杯参姜茶去去寒气吧。」

卧渠？？？？真是我大爷？！！！！



我本无心照明月，明月竟是我大爷？

不可能，我的大爷不可能这么年轻。

解释一丢丢，我们那边的大爷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大爷爷，一个是大伯，口语里根据「爷」字的轻重区分，上边的「大爷」是大伯的意思。

就是个梗，就是个梗，杠就是你对，反正我也不改。

他黑着脸拿过一杯参姜茶先递给我，而我看着他那张俊武不凡的脸，满脑子除了坑蒙拐骗就是拐骗坑蒙，不小心还问出了声：「这里面有什么？」

他冷眉冷眼冷冷地睨了我一眼，冷冷道：「有我的一片好心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你在说个八爪鱼！

气氛正尴尬着，一个身量颇长的白衣男子被总管太监匆匆带了进来，我抬眼望去，连鞋都顾不得穿就飞奔着向他跑去，一把拉住他的手臂欢喜地大叫：「兄长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他欺负我，你打他！」

白衣男子猝然怔住，目中层层涌起震诧之色，却转瞬又被他压下，只敛了敛眸，朝我拱手行礼：「贫道……法号伴卿。」

我愣在当场，上上下下将他打量几番，恍然觉得兄长好像没有白头发，也好像确实不长这样，可兄长究竟长什么样，我竟已经不记得了。

我愣愣地放了手，他不着痕迹地抚掌落在我刚刚碰过的地方，摩挲了两下，轻道：「请坐。」

我顺从地坐在了床边，虽然不认识他，但莫名觉得他甚是亲切，所以他问我什么我便都如实答了，他却越听神色越是凝重，最后示意我大爷跟他出去，我悄悄跟上前着耳听着，不甚清晰，只隐隐约约听得一些什么「离魂症」、「思绪不缜」、「记忆乱混」、「一日便相当于一年……」的语句。

我觉得他们是在说我，原来有大病的竟是我？

听起来好严重的样子，似乎很快就要死了，那我陵墓选哪儿好呢？是选母亲的陵园，还是选小皇后的陵园呢？

等等，小皇后是谁？我为什么想葬在她的旁边？我不对劲儿！

正百思不得其解着，又听伴卿说道：「若到了盛姑娘的十九岁，恐怕……」

「恐怕什么？」我大爷的语气骤然紧促起来，仿佛猛地被扼住了咽喉。

我却捕捉到了关键词，盛姑娘？

原来不是我，吓我一跳。

「.....还是容贫道再想想办法。」伴卿顿了顿，声音更低了下去，「她受不得刺激，如今之计，只能凡事由着她，再稍加引导，所以有些陈年旧事，陛下应该知道.....」

后面的话渐次低了下去，已经完全听不见，我沉思了半晌，正想着这盛姑娘哪家的姑娘，怎得如此倒霉，年纪轻轻就患了这么严重的病症，就听外面的更鼓响了三下。

我的心跳停滞片瞬，接着就猛烈地狂跳起来，脑中更是像骤然被冰冷地刀狠狠刺了一把，突然无数片段闪过，神思恍惚了一下才又恢复清明，

今天.....是母亲的忌日。

按惯例，夜半子时.....我爹会提着刀来砍我。

我瞬间慌了神，惊惧地四下环顾一圈，抬腿便向内室角落里的衣柜跑了过去，才缩着身子躲进去，就听殿门被推开了，我立即屏了住了呼吸，一动都不敢动。

来人的脚步很轻，踏在绵软的地毯上几乎没有声响，似是怕吵醒什么人，但不过片刻，他就发现床上已然没有我的人影，惊急地变了声：「阿祥！」

我猛地一颤，紧紧地攥着指节，却压抑不住急促的呼吸，我自小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我爹半夜往我房里踏。

而内室不大，那人步履匆忙地转了一圈，脚步声忽然停了，接着又响起，朝着我的方向走来，我死死地揪紧胸前的衣服，只

觉得心都要跳出了喉咙，下意识地往外看，眼前只有坚硬的红木柜门，看不见来人是谁。

可随着他越来越近，我目光下落，看着被掩在衣柜缝隙的裙角，眼前一黑，差点直接昏过去，急急抓住衣摆往里拽，却听吱呀一声，柜门猝然开了个缝隙，小小的声响落在这寂静的内室里，直如平地惊雷一般。

我的呼吸一滞，一把拿起旁边刚顺来用做防身的琉璃玉樽花瓶，死死地抱紧怀里，如果他敢开门……我就……我就……

我捂着嘴咬紧牙关，瑟瑟颤颤的缩成一团，目中盈满了泪，簌簌从眼眶滑落，在玉瓶上砸出绝望的啪嗒声，兄长……兄长为什么还不回来？

外面的脚步声停在了柜前，沉寂半晌，响起了衣料摩擦的窸窣声，我小心翼翼的从门缝望出去，那人竟撩起下摆就地一坐，靠在墙上，曲起长腿，臂肘随意地搭膝头，举止作态乃是当世少有的风流。

我悬紧的心这才稍稍放下，只要不是我爹，其它情况我都应付得来。

又定了定心神，我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这里是皇宫，我爹再无法无天也不会穿进来宰我，是在下鲁莽了。

但是在这份鲁莽中，我顿悟了逃脱我爹追杀的诀窍，兄长不在的时候，只要躲进宫里就可以。

人生啊，果然就是上坡道，下坡道和没想到。

我又瞧了瞧外面，我大爷还在外面，但我有点小纠结，因为我的脑子告诉我，它其实分不清这是我大爷还是我堂哥。

外面默了片刻，他柔声开口，甚至带着循循善诱的耐心：「要不要出来透口气？」

我本来想，但你这么一说，我有点不敢。

「刚刚吓到你了，对不起。」他又说。

我纠正他：「你那不是吓人，你那是要杀人。」

他默了默，涩涩道：「我担心.....担心你被坏人拐走.....就再也不回来了，是我关心则乱。」

我脱口反驳：「傅哥哥很好，他不是坏人！」

他哑口无言，思虑半晌，终是叹息了一声：「是，他不是坏人，是我误会了。」

看来这位同学也不是那么难相处，既然你大发慈悲地道歉了，我就诚心诚意地原谅你好了。

不过，「你到底是谁？」

「你觉得我是谁？」他不答反问。

「看年纪.....你是堂哥，可是我记得现在主政的应该是大伯父。」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大惊失色道：「难道.....」

我忍不住敲了敲脑袋，「我好像忘记了很多事情。」

「你没有记错，」他却肯定了我，「只是现在战事吃紧，为稳定朝局，秘不发丧，对外只宣称是由我代理朝政。」

我惊讶地睁大了眼，这是我不殉葬就能听的吗？

我知道的太多了，我觉得我有点危险，紧张得直打磕巴：「啊这.....我.....你.....我何德何能知此秘辛.....」

「无妨。」他不以为意道，「早晚是要昭告天下的，不过在此之前，你怕是都不能出宫了。」

求之不得！养居殿跟我锁了，钥匙被我吞了，请把我爹的活动范围限定在崇政殿谢谢！

一时无话，气氛又沉寂下来，半晌，他又说道：「你不想出来就不出来，但是让我留在这里陪着你，好不好？」

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他说到最后一个字，嗓音里似乎掺杂了些许低微和哀求，听得我心里发酸，便没再出声，只做默认。

有他在外面，我不自觉地安心了很多，虽然还是有些淡淡的心有余悸，终是抵不住渐渐地萌生的睡意，困得频频点头，额头更是不小心磕上了柜门，将缝隙撞得更开，迷糊中，只觉一只宽大的手缓缓探来，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，挡在我的头和柜子之间，轻轻托住了我歪来晃去的脑袋。

也许过了一刻钟，也许过了一个时辰，我猛然从沉梦中惊醒，冷汗涔涔而下，大口大口急促的喘息，他立即就察觉了：「别怕，我在这。」

短短五个字，却似有安抚人心的力量，将我心头的阴霾惊惧在一瞬间驱散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轻轻抬手，小心地握住了他的食指，只觉他的指尖微微颤了颤，好半晌，才哑涩着声音道：「放心，我会保护你.....永远保护你。」

我心头微暖，似淌过温泉般的涓涓细流，一路蔓延到四肢百骸，生了宁软的根。

再醒来天已大亮，有和软的日光自窗棂透进来，挤进柜子的缝隙，明媚地映在我们交握的手上，氤氲出柔然的温色。

我面上猝然一热，便松了力气，他立刻就感应到了，微朗的声色低低地传来：「醒了？」

我点了点头，忽然想起来他看不见我，又赶紧轻轻嗯了一声。

他的嗓音不疾不徐：「要出来吗？」

「要。」

推开了柜门，我动了动有些发僵的腿往外迈步，不想鞋才一落地脚尖就猛然蹿起针刺般的麻痒，腿一软便向前栽去，他眼疾手快地扶住我，待我稳了稳心神，抬眸看去，他也正静静望来，满目中的温然笑色将那锋锐眉宇间的凛冽都尽数化了去，还平添了些许柔情缱绻：「小心些。」

我红着脸低头，看着与他掌心相贴的手，心念微动，刚要抽回，他便忽地将我一拽，长臂就自旁侧迅疾探来，环着我的腰际一揽，随着我惊呼一声，就腾空落进了他的怀里。

他一路将我抱到了床上，单膝跪在地上为我脱去秀鞋，我有些羞赧地缩了缩，他却握住我的脚踝，轻轻揉着我僵麻的小腿，暖意顺着指尖缓缓渗透进筋骨脉络，尽是熨帖。

我刚要说话，下人已端了早膳进来，他将碗接过，舀了一勺糯米粥递到了我的嘴边，我抿了抿唇，望着他透着温柔期冀的乌色双眸，推辞的话如何也说不出口，只好张嘴吃了下去。

他极有耐心，我嚼的慢，他便一勺一勺地喂，不见半分烦气，待用完了膳，他又服侍着我净手漱口，样样亲力亲为，饶是我自小被伺候惯了，也颇有些不自在，更遑论他还言笑晏晏地问我：「要不要再歇会儿？」

我确实也有些疲惫，便点了点头，他拉过被子给我盖上，轻抚了抚被面：「睡吧，我陪着你。」

我合了眼，脑子有些发沉，朦胧中似乎感觉到有人走到他身侧低低说了什么，隐约听见「北漠」「军急」的字眼，他肃着神色点了点头，却不动如山，我心下安然，只觉睡意骤然袭来，便落入了混沌的黑暗之中。

一梦馥甜，再睁眼天色已有些发暗，窗外传来了淅沥沥的雨声。

我坐起身来，思绪有些缥缈，似乎听着见外面传来了一阵又一阵的哭声，凄凄哀哀，悲恸切切。

恍惚中我记了起来。

兄长死了。

死在我九岁那年。

死在母亲忌日的前一天。

早上消息传来后，所有人都在惋惜，都在恸哭，都在恨上天不公，英才早逝，整个京都百花寥落，万古同悲。

可是我不信。

他答应过我会平安回来。

他从不会言而无信。

所以我想，我应该去等他，去早就约定好的地方等他。

我意识飘忽地穿了鞋，恍恍惚惚的往外走，狭长银亮的闪电自乌云滚滚的天空悍然劈落，照亮了我惨白的一张脸，随着雷声轰鸣而至，雨下得越来越大，砸在身上像石头一样，我毫无感觉，阵阵哭声萦绕在耳畔，我置若罔闻，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。

目之所及，尽皆空茫，我甚至看不出清路，不知走了多久，脚下一绊，身子就猛地跌落，只觉雨幕从四面八方涌来，铺天盖

地灌进我的鼻口五内，无穷无尽腥咸的水浪在片瞬就将我淹没，封闭了一切感知。

可耳边破碎的哭声却愈发晰，也愈发的嚎啕凄厉，我的脚被无数双滑腻的手缠着攥紧，无法控制地向下沉，越来越深，也越来越难以呼吸，身体好像被无数双手拼命撕扯，将我的五脏六腑都扭曲地翻搅在一起。

我早已万念俱灰，任由眼前乌黑一片，毫不挣扎，意识也渐渐溃散，电光火石之间，一条手臂骤然自身后拦腰狠命一揽，不由分说地就将我向上拉去。

我浑浑噩噩的大病三日，高烧不退，药石罔效，迷糊中，似乎一直有人在跟我说话，但我不想醒来，只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的，不久就看到了一个清幽古朴的小屋，母亲，兄长，甚至我上辈子总想取而代之的百里牧云，都在里面。

他们见我来了，俱笑色满面的瞧着我，我知道，只要我踏进这扇门，就能和他们相聚，再不分离。

可是耳边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，他一遍又一遍地说着，嗓音已从温润到嘶哑，自期冀至哀求，一字一句尽是心碎，似将灵魂都片片剥落，混着靡靡的咒语喃喃声落入耳脉，渗透百骸，化成了绳索缠住我的心口，一点一点往回收紧。

我踌躇良久，终是心有不忍，再抬眼不舍地朝着木屋里看去，母亲他们依旧是笑着的，却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.....

第十三章：多舛



见到秦相琰那张胡子拉碴、形容枯槁的脸时，我一时竟没认出来，瞧了他半晌，问出了一个相当有水平的问题：「这位仁兄怕不是刚从丐帮逃难出来的？」

他怔怔望着我，静默须臾，唇瓣翕动，喃喃地念了我的名字，似乎那是什么救命良丹，顷刻就在他寂灭的眼中似忽然被注入了奇异的光彩，却又转瞬红了眼，紧紧攥着我的手贴在自己面颊，几乎喜极而泣：「阿祥……阿祥……」

我手足无措的地看着他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安慰，他却是突地想起了什么，神色紧张地问道：「你今年几岁了？」

我想了想，只觉得脑子混沌的很，思索了好一会儿，才道：「我十三了。」

「十三……」他像猛然是被什么击中，怔怔半晌，才目色颓败地低喃自语，「……六天，还剩六天……」

话音未落，殿门突然被推开，一人神色匆匆地走了进来，我认得他，他叫承安，是总管太监，他还没到跟前就已经面如土色地跪了下来：「陛下，宁国侯世子……阵亡了。」

皇上神色一阵，抬步便往外走：「召众臣去崇政殿！」

他说着又想起了什么，转身看着我犹豫了一下，轻道：「有什么事就吩咐宫人，不要乱跑，在这里等我回来。」

我知道事态紧急，连忙乖乖地点了点头。

他又凝重地看了我一眼才转身离开。

他走了没多久，我正吃着夜膳，就听见外面传来「走水了！」的呼声，听起来离我还挺近。

我刚想拔腿就跑，脑子里就浮现了皇上刚才说让我在这里等他回来的话，于是拿起吃食跑得更快了，毕竟有命才能等，没命等什么？等死吗？

外面一片火光，亮得刺目，我忍不住闭了闭眼，混乱中被人撞了好几下，等才适应了些许，又被一个小太监拉住了胳膊急急道：「有人要对姑娘不利，姑娘快跟我走！」

夜半献殷勤，我信你个死鬼！

更别说我刚才还听见了我爹的声音，耳朵好使！

一声我迎面给了那小太监一拳就窜了老远，赶紧找了个乌漆抹黑的隐蔽角落躲了起来，然后就开始后悔刚才不应该给那小太监一拳，应该扒了他的衣服，这样我现在也不会冻成狗了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远处的喧闹慢慢平息，可近处的喧哗却渐起，远一声近一声的「阿祥」叫得我心肝直颤，眼瞧着有一个身影越来越近，我在他又开口叫我之前一把将他拉进了我的容身之处。

我爹疯起来可是六亲不认，天皇老子都拦不住，他还在这叫我是真怕我活的长。

但是我草率了，我用力太过，以致他一个趔趄就将我压在了墙壁上，而我猝不及防地啃了他脖子一口，啃得他带着惊诧低低

地唔了一声。

我想死，真的。

我宁愿心平气和地被我爹砍死，也不想以这种超然世外的方式社死，但是很显然，现在我只能装死。

然而他的某些部位并不允许。

有多不允许呢？

就是我才有了动一动的念头，他的呼吸就蓦然加重，静谧的空气中喉结滑动吞咽之声清晰可闻。

果然只要别人比我尴尬，我的尴尬就更尴尬。

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一开始就不应该看话本子，如果我不看话本子，我就不会知道太多我这个年纪不该知道的东西，如果我会知道太多我这个年纪不该知道的东西，我就不会听见这十里八乡都回荡着夺笋一般的心跳声。

近在咫尺，身体相贴，他炙热的温度隔着薄薄的衣料渗了进来，我的脸已经红得像一只熟透了却还在裸奔的虾仁。

若是能重来，我要选离开这个美丽的世界。

【未完待续】

该盐选专栏共 127 章，99% 未读



继续阅读



盐选专栏

长衣袖：戎马刀兵为红颜

白神槎 等

共 127 节

会员专享 ¥29.90

编辑于 7 小时前

予人玫瑰，手有余香

2 人已赞赏





本文由 [Circle 阅读模式](#) 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

